

一切都那么真实，一切都那么匪夷所思……

冒犯

海中帆 著

觉醒、挣扎、迷失……

所有的命运起始于三十多年前的一个人身上……

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

sina 新浪读书
book.sina.com.cn

新浪·首届智道推理文学大奖赛
最具人气奖作品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冒死记录/海中帆著. —石家庄:花山文艺出版社,
2007. 4

ISBN 978-7-80755-016-7

I. 冒… II. …海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46410 号

作 者:海中帆

选题策划:张国岚

责任编辑:李 爽 hsls999@163.com

责任校对:张亚鹏

出版发行:花山文艺出版社

地 址: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

邮政编码:050061

网上书店:<http://www.hspul.com/ecity>

邮购热线:0311—88643242

销售热线:0311—88643227/3228/3229

传 真:0311—88643225

E-mail:hspul@163.com

印 刷:北京兆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经 销: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787×1092 1/16

字 数:509 千字 印 张:22.5

版 次:2007 年 8 第 1 版

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10000 册

书 号:ISBN 978-7-80755-016-7

定 价:32.00 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冒死记录

《冒死记录》组织之谜

神山

成立于公元117年，地点不详。于公元205年设立中国区，分为1-8局，各局承担不同的任务。《冒死记录》中，1、4、6、7、8局从事的工作是迷；2局负责太岁的培养和监护；3局是情报部门；5局从事暗杀和武力工作。始原体属于神山的控制下，但神山和始原体的关系到底如何，仍是秘密还没有被揭露。

深井

深井实际上是神山内部的一个分裂势力的称呼，大部分成员都是3局的人，也有部分2局和5局的人。深井在神山内部隐藏得相当好，神山也很重视这个分裂势力的存在。深井有明确的目的，就是打破神山严格禁止的太岁之间的通讯阻隔。

A大队

最高的安全决策部门，由12个人组成，实际上是真正的控制者。

B大队

A大队的唯一下属单位。在《冒死记录》新篇《厚皮》中，揭露B大队是由有心灵感应的双胞胎或者三胞胎构成的，每个编号对应的是二个或者三个人。成立时间不详。

C大队

B大队的直接下属部门，又称为神秘事件调查局。成立于1973年左右。C大队成员在社会中拥有身份，但都是假的，原本的档案资料都已被删除。属于这个社会不存在的人员。

3局

神山中国区3局专门负责情报收集、秘密渗透、重大事件策划。也承担部分各地太岁人的寻找、培养和保护工作。目前人数不详。

2局

2局是原体（太岁）的培植部门，主要工作是负责将太岁植入人体，并监控其成长情况。2局从总部获得原体，并向神山世界总部直接汇报，同时也执行太岁人死亡前后的意识信息处理。

5局

5局属于战争部门，拥有众多战斗性太岁单体，直接控制大型生物部队。执行太岁的销毁、暗杀、追踪。5局很多成员是一些经过特殊洗脑并进行了一些生体机能强化的人类。

第二通道

通道组织的一个分支。因掌握了一个奇点，故称为第二通道。通道组织因混入用神山的光能力，约在1500年前后从神山分裂，并在全球与神山对抗。

第一通道

通道组织的另一个分支，1976年被神山毁灭。第一通道建立了和A大队之间的关系，被毁灭后继承给了第二通道。第一通道致力于对太岁的探索，并积极研究太岁通讯的问题，在全国建立多个秘密的太岁人寻找监狱，并有所斩获。这也是第一通道被毁灭的重要原因。

《冒死纪录》主要人物之谜

李胜利

拥有赵雅君的自我意识，肉体是赵雅君的弟弟赵雅仁的孩子，本名赵仁一。因脑瘫，原有的自我意识被赵雅君销毁，换成了赵雅君的自我意识。后被李姓家庭收养。李胜利是赵雅君计划外的产物，却成为未来一个关键的角色。

赵成

原名赵忆军，赵雅君的好友赵德民和庞怡巧的孩子。后赵雅君把自己的王太岁取出植入到赵忆军身上，同时也把自己的自我意识给了赵忆军，只是赵忆军原有的自我意识被取出后保留在深井，后输入了李胜利体内，改名为赵雅君。后来赵忆军长大后自己改名为赵成。

赵雅君

罕见的王太岁自我觉醒，拥有独立的自我意识，是打破神山的太岁之间通讯封锁的太岁人。后成为神山反叛组织深井的重要领导人，拥有深井大领导人的一部分记忆，并策划了赵成的命运。

雨巧

原名徐妮，李胜利在逃亡中认识的女孩。徐德有和孙丽之女，在幼时被徐德有植入王太岁。原本就读于英国某所大学，被神山绑架后植入了另一个王太岁，成为罕见的双太岁试验品。是赵雅君计划的一部分。

庞怡巧

赵忆军之母，文革期间曾喜欢赵雅君，但赵雅君因受到妹妹被强奸、家庭解体的精神刺激后性情大变，和赵雅君闹翻，并与赵德民结婚生下赵忆军，也就是未来的赵成。

赵德民

赵雅君的好朋友，同样是王太岁的拥有者，但被赵雅君发现与庞怡巧私下约会后两人决裂。后加入神山，改名为赵二林。





CONTENTS

目录

冒死记录一《开端》/1

我最近总有被监视的感觉，人越少的地方这种感觉越明显，而且是实实在在的有人在盯着我。这种感觉持续了二十多天，以至于我有些担心是不是自己因为工作压力太大，又一个人住的关系，有些神经过敏？正想去看看医生，这种感觉却突然消失了。

冒死记录二《深井》/105

我大汗淋漓地从床上坐起来，用力地搓着自己的脸，这个该死的噩梦已经连续第三天了。我身边的小梅不耐烦地翻动了一下，并没有醒过来。我拍了拍她的屁股，小梅还是咕哝了一声，并没有答理我，继续睡过去。

冒死记录三《格局》/223

屋外嘈杂的吵闹声把我从梦中惊醒，我觉得不对劲，估计是87的造反派又打过来了。我一个翻身从床上爬起来，这几天的武斗让我都是穿着衣服睡觉的。

[illegible]

我最近总有被监视的感觉，人越少的地方这种感觉越明显，而且是实实在在的有人在盯着我。这种感觉持续了二十多天，以至于我有些担心是不是自己因为工作压力太大，又一个人住的关系，有些神经过敏？正想去看看医生，这种感觉却突然消失了。



一、一个该死的项目和古怪的色斑

我最近总有被监视的感觉，人越少的地方这种感觉越明显，而且是实实在在的有人在盯着我。这种感觉持续了二十多天，以至于我有些担心是不是自己因为工作压力太大，又一个人住的关系，有些神经过敏？正想去看看医生，这种感觉却突然消失了。不过迎接我的却是两周的失眠，整个晚上脑袋里面都乱糟糟的，想这个想那个，唉，可能是最近项目的麻烦事闹的。

我叫李胜利，三十岁，在一家私营的电子通讯公司当项目主管，最近老板接了一个据说是超大型集团的通讯系统工程，放了大话，收了一笔很大的定金，结果我们这帮人就没日没夜地开会，然后开发。这个超大型集团只知道是一个国际型的大托拉斯机构，他们的人称呼自己的身份为“光芒国际的人”，其他一无所知。由于他们说这个项目涉及到整个集团公司的安全保密工作，所以有些时候显得神经兮兮的，相处起来也相当的麻烦，除了项目以外，什么都不能问和回答。这个光芒国际我查过，好像并不存在叫这个名字的集团公司。不过我也没有在意，客户嘛，既然把项目和自己的身份搞得这么神秘，也没有什么好深究的。

有一天，他们的一个主管这个项目的总经理突然要和我这个项目主管吃个饭，而为此，我还让那些穿着整齐制服的保安人员做了一些复杂的体检，检查结果身体

健康才让我有幸和这位总经理吃了一顿。那个总经理看起来 50 多岁，很威武，但是很亲切，像我老爹一样和我拉家常，问我家的情况啊，我父母怎么样啊。项目倒没有怎么说，反正，觉得他是个非常有权力的人，也很不寻常，比我们这些凡夫俗子要强得太多了。这种人，如果不告诉我，我首先会认为他是个训练有素的军人。

项目中期我开始闹的这些毛病，等项目快完成了，我失眠的症状也好了。工作闹的，我给自己的理由就是这个。

一天晚上九点多，我洗完澡在床上躺着看电视，就听见开门的声音，我马上翻滚着坐起来，仔细地听是不是我家的房门声音。我租的房子是一个半老不老的小区，流动人口多，发生过很多次入室盗窃的案子。

我下床站起来，确实，在开我家的门，不过那动作很熟练。我快步走到门口，门已经开了，露出一张俏丽的笑脸。我叫道：“晓云！怎么是你啊！也不通知我一下！”晓云是我的女朋友，我们一直两地分居，她也是个大忙人，天天飞来飞去的，公司在南州，做外贸公司的大客户经理。晓云把包放下，笑着抱着我，甜甜地说：“给你个惊喜嘛！”

很久不见，我们两个自然一番云雨。

睡在半夜迷迷糊糊的时候，我感觉晓云在轻轻地抓我的背，我支吾一声：“小馋猫，还没吃饱吗？”晓云手一下子收回来，打了我一下：“坏蛋，现在这么敏感啊！”我嘻嘻笑了下，转过身将晓云抱在怀里：“睡吧睡吧。”

又睡了一会儿，又感觉到晓云用手碰我的背，痒痒的。我也不管这么多，扭了扭身子，哼着：“好困啊。快睡嘛。”晓云也不说话了，嗯了一声。

我一觉睡到被晓云摇醒，她说上午还要去 CBD 办事，晚上再回来吃饭。叫我也早点起来吧。

我哼哼唧唧地起来了，到了公司。公司老板今天来得特别的早，见了我就哈哈地笑：“胜利来得很早啊。”我觑着脸笑着：“不早了，差十分钟九点。”老板说：“把东西放下，来会议室开会。”

会议室坐了几个那个集团的人，两个见过，两个没见过，见了我好像也很开心，说了一堆客气话和项目的屁话后，那两个没见过的人好像特别关心我的身体，问我身体怎么样啊，最近有没有生病啊等等。我肯定要说了为了完成好领导们的任务，怎么敢生病啊，就是失眠。这些关于我身体的屁话持续了三十多分钟，几乎就是给我开了个身体健康检查会议。这帮人，有时候很古怪的。

晚上回家，和晓云吃了顿浪漫晚餐，又翻云覆雨了一番，这一夜睡得格外的香甜。

第二天晓云要走了，临行的时候嘱咐了我好几遍身体不舒服一定要给她打电话，说我这个人不知道病大病小的，别把身体闹垮了。我幸福得要命，狠狠吻了晓云几遍才放她走。

晚上在家里洗澡，我不知道发了什么神经，想到晓云晚上抓我背的事情，我不自然地自己抓了抓，除了摸到几个小疙瘩以外好好的啊，擦完身体出来，又神经病一样找个镜子来看。我这个独自居住的男，又是租的房子，没有大镜子，所以费



了半天劲，才大概地看了自己的背部一遍，结果什么都没有。我想着：“如果长个大瘤子，我不知道几年以后才能发现。哈哈。”一想到这里，我又举起镜子，照自己的后背。大家知道看自己后背用一个小镜子是很难的事情，不过这次我却发现了一点不同，好像我的背部的正中央的脊柱上面有一个很淡很淡的蓝色的斑，这下子我来了兴趣，拼了命仔细地看，最后用数码相机拍了几张。

这个斑很奇怪！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怪的斑。

只有指甲盖大小，但是好像有些金属的颜色透出来，几张照片在数码相机上的显示，居然还有些不同的颜色发散出来。

这是个什么东西？我脑子里面首先想到的就是恶性肿瘤，有些医学照片上一些恶性肿瘤也是花花绿绿的。我用手抓，往下按，模模糊糊有坚硬的感觉，使劲搓了搓，手上也没有颜色。心中有点怪怪的，不过也没有太当回事，不就是一个有点花的皮肤斑嘛！

我这个人说是这么说，第二天晚上还是找来了我的哥们陈凯，让他帮我看看后背，陈凯还笑话我怎么发神经让人看后背啊。我骂他：“抽你啊，你看看我背心是不是有个蓝色的斑啊。”陈凯看了看，说：“靠，真有一个！大瘰子吧！是不是哪个涂紫药水的女人挠了你啊？”我说：“少贫，你仔细看看。”陈凯趴在我背上又打量了一番，咦了一声：“猛一看啊，就是一色斑，再仔细看看，是有点古怪。蓝色的，好像不是皮肤上的，是肉里面透出来的蓝色，我把你的皮揪起来看，的确不是皮上的，是肉里面的。小子，你不会得艾滋了吧。”我骂道：“放屁，没事吧这。”陈凯拍了拍我的背：“应该没事，还有手上长金属的呢。你又不疼不痒的，能有多大事。”

我想想也是，就是一个蓝色的斑嘛，看医生可能也就是一个什么肌肉色素沉淀这样的搞不懂的医学用语。

所以这个事情，我就忘了。项目结束吃庆功宴的时候，不知道哪个杀千刀的说恶心事，什么瘤子啊，青春痘女孩啊，让我又想起我这个斑。

回家一看，好像这个斑已经不是蓝色了，而变成红色了，而且总觉得比以前要大了一点。我这个人疑心病，想着还是给晓云打个电话吧。就拨通了晓云的手机：“晓云啊！”“坏蛋，想我了啊。”“那当然啊，亲一下，啧啧。”……说了一大堆腻人的话以后，我告诉晓云：“我背上长了个东西。”

晓云猛地一大声：“什么？”

“我背上长了个东西！一个斑，以前是蓝色的现在是红色的！”

“斑？你怎么看到的？”

“就那么看到的，用镜子照出来的。”

“你神经病啊，拿镜子照后背干什么！”

我觉得晓云一下子好激动的口气，反应好激烈啊。我说：“就是偶尔看到的啦。是不是有问题。”

“什么样的斑啊。”

“嗯，蓝色的，很小，好像是肉里的颜色，不是皮上的。刚看了，好像变红

了。”

“哦……”晓云长长地哦了一声。

“不会是瘤子吧？”我追问着。

“嗯……”晓云好像在严肃的思考，“哈哈，你这个傻帽，就是色斑啦！！看你这个德行！！变红了那是快好了，我以前膝盖上也有一个。”

“是吧！”我一下子就开心了。

“你还和谁说了啊。”晓云好像很沉重。

“陈凯来看了看。”

“他说啥？”

“这个猪能放什么屁啊，他说这是外星人种的遥控器，让我立即用刀子抠出来。”我当他这么说只是为了搞搞笑而已！

“陈凯疯了啊！”晓云的口气很不对。

“哈哈，他就是个疯子嘛。”我还在胡扯着。

“没事宝贝，别听这个小子胡说，听我的就是了。”

“哦，你什么时候再回来啊，我好想你哦。”

“很快会回来的。”晓云笑着说。不过我总觉得笑的不是很自然。

又扯了几句，晓云好像有事，就匆匆地把电话挂了。这是比较奇怪的，从来都是必须我宝贝亲爱的爱死你了说个没完之后，她才会挂电话的。我想，陈凯这小子晓云一直不是很喜欢，我说错话了应该。不过，管他呢。

日子如同往常，平静地过着。一天吃中饭的时候，接到了陈凯的电话：“兄弟……呼呼……”我说：“慢点慢点。狗追你呢！”“兄弟，你想想，你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？”“没有啊。”“老有人跟踪我。”“哦？”“不说了，来了……”

陈凯这个电话就莫名其妙地挂断了。我想了想我和谁有仇啊，拨了两口饭，拿起电话打过去，结果是打不出去，一拨就如同没有信号一样。我又打了几次，还是拨不出去。我给我公司总机打了一下，也是拨不出去，我骂道：“不是吧，什么烂手机。”

我回到公司座位上，用座机给陈凯打电话，一拨完号码，马上就断掉，连续好几次都是这样。我骂道：“见了鬼了。”找同事借他们的手机打，也是拨不出去。打陈凯他家就OK了，我问阿姨：“陈凯回家了吗？”阿姨说：“从来没有回家过呀，胜利吧，你有空和这个野小子说说，有空回家看看。”“好的，阿姨，我见到他一定帮你教训他。”

到了第三天晚上，我家有人急促地敲门，开门一看是陈凯他妹陈英，哭得像个泪人一样，见了我就喊：“我哥他要死了！车祸！”“什么！！你怎么才来！！”“打你电话打不通啦！”我心中一阵疼痛，说：“别说了，你哥现在在哪里？”“北三医院呢。”

我拉着陈英就打车向北三医院飞奔。病房中已经一屋子人了，陈凯的女朋友、他爸妈、他舅舅叔叔等等。我正要扑上去看他，旁边两警察把我拉住了，问：“你就是胜利？”“是啊是啊，让我过去先看看他。”“看看行，你和陈凯什么关系？”“哥



们啊，从小到大啊！”

陈凯他妈这时候过来，和警察哭着说：“别为难这孩子，他俩打小就认识。你们先让他来看看吧。”警察哦了一声，让开了。

我过去一看，眼泪立即就直流，平时挺帅的陈凯，半边脸都快被撞没有了，整个脸血肉模糊，盖着的被子几乎被血浸透了。我玩命地哭着，叫着陈凯的名字。只看到陈凯用剩下的一只眼睛看了我一眼，眼睛里似乎要说什么，又闪出一道害怕的眼神，身子抽动了两下，手似乎要抬起来，喉咙里咕噜咕噜响，看着我，似乎要说的是一个怕字。

陈凯死了，我被警察带去派出所，才了解了全部，陈凯中午的时候被发现在一个建筑工地旁的公路上，建筑工人报的警，经查明是被较大型的汽车猛烈地撞击和碾压过。陈凯身边的手机上有电话，警察在送陈凯去医院的路上通知了陈凯的家人。在救护车上，陈凯挣扎着用手写了胜利两个字，所以我才会被带到派出所，因为我是第一作案嫌疑人。陈凯经过抢救，居然依靠顽强的生命力等到我的到来，要不然早就死了。

经过多方证实，的确没有作案嫌疑，我才从派出所出来。一路上都是陈凯的那个眼神，以及咕噜咕噜好像想说话的样子。他是不是要告诉我什么？他要说什么，怕？他要说他怕死？不会，这个时候不应该说自己怕。这个类似的音在我脑海里回旋着，突然一个字进了出来“跑”！

“跑”，陈凯应该是让我逃跑的意思。我为什么要跑，我为什么要跑，我凭为什么要跑？我在脑袋里面问了自己无数遍是不是让我“跑”，但是那眼神，那表情，不是要说跑字是要说什么呢？

有生以来我第一次感觉到了恐慌，看着最亲爱的朋友的死去，我觉得自己好像掉入了一个巨大的阴谋中，一个巨大的死亡陷阱中。我是一个正常的人，一个老实本分的人，小学打过架，还输了，大学偷过一次香瓜，再也没有得罪过什么人，我接触的人都是平常平凡的。

只有……只有那个集团的总经理！只有他，是我一生中接触过的惟一和我生活中的人格格不入的人。那么高高在上，有权力。总经理！什么总经理？到底那个集团是干什么的？我只是一个项目主管，我没有权利和资格来问任何一个客户你们做什么的，惟一知道的，就是我的老板！！

我拿出我的手机，发疯了一样寻找我老板的电话。手机掉了两次，终于找到了，我按下拨出键，拨不出去。继续按，还是拨不出去。我拨打我同事的电话，通了，他接起来就问我：“胜利你没事吧，刚才我们好多人都接到了警察的电话，问你今天上午和中午的情况。”我说：“没事。大牛，你知道我上周做的那个项目的公司是做什么的吗？”“不知道，尽管我是合同管理的，但是我不知道那些人到底是什么集团公司的，没有合同。”“你没事吧！”

我没有说话，挂了电话。我知道一件事情，除了老板以外，我们全公司的人可能都不知道这些人是属于哪个集团公司的，我们只知道他们是找我们做一个通讯系统，从项目来看只是很平常的一套内部信息处理系统，是处理通讯信号文件的，他

们的确完整地支付了所有费用。其他，我们都不知道。

我的大脑一片混乱，除了自己的工资、朋友、媒体报道的狗屁事情和国家领导人，我几乎什么都不知道，不知道我身边陌生人的身份，不知道我的客户的身份，不知道在陈凯死亡的时候中到底发生了什么。

我就这样像傻了一样在几乎空无一人的夜晚的街道上走着，只有出租车偶尔放慢了速度看我是否要搭车，我像是一个被隔绝和孤立的人，眼前的一切似乎都和我无关。

直到手机又一次响起。

是晓云。

看着手机屏幕上显示的“亲爱的”三个字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无力地按下接听的按钮，晓云？我脑袋里古怪地出现了一个想法，晓云杀了陈凯吗？这是个不能继续想下去的问题。

“亲爱的，你怎么了？”晓云的声音非常的关切。

刚才的一切怀疑烟消云散了，听到晓云的声音我感觉到又激动又难过。“晓云，陈凯死了。车祸，撞得不成人形。”

“……大牛九点多的时候打电话给我，说你被警察抓走了，不知道出什么事情了！”晓云沉默了一下才接着说。

“就是陈凯车祸的事情，陈凯写了胜利两个字。所以……”

“乖乖，别难过了。你的声音听起来好低落，你千万不要做什么傻事。”

“不会的。我只是很难过。我觉得我好像一个人生活在燕北。”

“宝贝，我会尽快来燕北看你的。你要振作，忘了这一切，生活还要继续。”

“我会的。晓云，你要知道，我现在不知道为什么，很迷茫，很疑惑。我好像什么都不知道。”

“你还有我，宝贝，乖乖，振作点。”

“嗯……从做了那个集团公司的项目后，我一直觉得生活有些问题，但是我不知道怎么了。”

“振作，振作，宝贝。”

“好的。我没事了，谢谢你给我打来电话，我好多了。”

“你身体还好吧……”

“还好的。”说完这句，我突然打了一个冷战！又是我的身体怎么样！！我的身体怎么突然间变成了大家这么关注的东西？做体检，被那个集团公司的人问讯，长蓝色的斑，陈凯看了我的斑，晓云知道我这个斑，都和我的身体有关。

“你早点回去吧。回家洗个澡，不要想太多了。”晓云的声音还是那么温柔。

“好。你也早点休息吧。我挂了。”我就这样挂了电话。我又突然恨起自己来，为什么这些事情要怪在一个色斑上，难道是我疯了吗？就是因为大家的关心，我就要把这一切怪在我的身体甚至是这个斑的上面？不可能的，这一切都只是命运的巧合而已，而我自己把这一切挂钩在一起了。

我突然笑了笑，甩了甩头，摸了摸自己的额头，好像有点发烧了。



回到家里，我什么都没有想，倒在床上居然立即就睡着了。直到早上十点多我才睁开眼睛。

冲了个澡，来到了公司，公司的一些人很好奇地看着我，想必是他们已经知道我昨天晚上被警察带走的事情，但是他们不会知道是因为陈凯的死。

大牛见到我，马上站起来拉着我的胳膊问我有没有事吧，我说没事，以后说。

坐到我的座位，打开电脑，满屏幕都是我还没有来得及整理的那个集团公司项目的文件。我呆呆地看着，看了看手表，十一点三十分。猛地一起身，向我老板的办公室走去。

这个时间老板一般都是在的，我敲了敲门，他叫我进来。老板看到是我立即摆出了一副非常关心的神情，说：“我接到警察的电话了。他们和我说起你的事，很遗憾，很同情啊。别太往心里去。”我嗯了一声，说：“吴总，我想问个事情，就是我刚做完的那个项目，那些集团公司的人是干什么的呀？”吴总说：“应该是燕北某个有一定背景的集团公司吧，我也不是很清楚。他们自己找上来的。”

“那是做什么的都不知道吗？”

“对，他们不说自己公司的名字，他们不说，我也不会问。只要钱付得爽快就可以了。”

“吴总您一点都不知道吗？真的，吴总，我非常想知道。”

“李胜利呀，我知道你的想法，你是不是觉得你朋友的死，和那个集团公司有关？”

“是……不过我只是想知道一下。”

“这可能只是一个巧合而已，只是一个巧合。你最近太紧张了，可能会瞎想一些东西。”

“不是……”我突然间觉得老板说得很有道理，这只是一个巧合而已，世界上有太多的巧合。

“好了好了，如果你真的想知道，我打听一下，我想他们做的这些东西还不至于保密到这个程度。”

“谢谢吴总。”

“你如果精神状态不好，我准你几天假。项目刚完不久，你也休息一下吧。”

“好，那我先走了。”

推开老板的房门，我竟觉得一阵轻松，可能我长期打工已经变成了一个服从者和执行者的原因吧，我觉得老板的话很有道理，这些可能都是我瞎想而已。

生活就这样恢复了平静。一切可疑的问题都没有了，手机也好了，一切都好了，甚至连那个该死的色斑也消失了。我又变成了那个以前傻乎乎的不追求的李胜利。晓云也请假飞来陪我过了几天，让我的小屋子充满了浪漫。

一切似乎就这么结束了。

但是，三个月后的周末，我的平静再次被打破了。

来的人是陈凯的妹妹，陈英。

二、越来越神秘的晓云

陈英进来什么话都没有说，只是给了我一个东西。

我接过来一看，是一块记忆卡，就是很多手机里面插着做存储的东西。

我说：“这是啥？”

陈英说：“我哥的东西，工地上的工人给的。”

陈英把门关上，很小心似的和我说：“我知道你肯定能用，你看看。”

我哦了一声，让陈英坐下，把自己的笔记本拿出来打开，用多功能的读卡器把这个卡插上。里面乱七八糟的什么都有，还有陈凯很恶心的个人自拍。

陈英看我一直在翻，催着我说：“有个声音文件，就那一个。”我用我的电脑上的播放器打开了这个文件。

这是一段让我听后脑袋乱响的录音。

陈凯的声音在说，但是一直在喘着粗气：“妈的……妈的……靠……呼呼……胜利，你听着，老子估计栽了……呼呼……那帮人不知道是什么人……好像是黑社会的……又他妈的不像……胜利，我看到晓云了，和他们在一起，绝对没有错，穿一样的蓝色的制服……相信我，绝对是晓云……他们要抓我……我怕极了……不是警察……靠……我现在在一个我也不知道的鬼地方……工地……他们开车追着我……妈的妈的！！我录下这段，希望你能听到。我听到汽车声音了，就这样了。”

我呆了，陈英开始哭鼻子。我又听了一遍，绝对就是陈凯的声音，我用性命保证。

我有点傻了似的合上电脑，很沉重很慢地挤出话来：“陈英，谁给你的？你听了？”陈英说：“工地上的人给我的，上个星期，我们去那里烧纸，好像是他们的工头给的。”

“他们怎么有这个东西？”

“捡的，在墙根边。因为上面有我哥的照片，裤子都是那条。所以，他们知道是我们的。”

“还有谁知道？”

“我妈我爸知道。但是他们没有听到。”

“你怎么来的？”

“骑自行车。胜利哥，晓云姐……不是吧。”

我心里乱得应该比陈英更厉害。陈凯声音中晓云两个字，让我心中如同中了巨大的锤子一样，难受到无以复加。

“你先回去，路上小心点。卡留给我。”

“胜利哥……”

“你快回去吧！”我突然吼了起来。

“那你保重。”陈英就这样挂着眼泪走了。



黑了，我的眼前完全地黑了。陈凯绝对不会录这样的东西来吓唬我。这段录音应该是发生在陈凯被撞死前，他用他的手机录的，保存在记忆卡上。他很聪明地拔掉了卡，丢在那里，可能对他来说，这是他最后的希望吧。人在绝望的时候，可能会想到身边一切的可能来告诉后来的人发生的事情，陈凯是个聪明人，绝对是个聪明人。

我又听了好几遍这个录音，越听心越沉入冰冷的水中，一身的冷汗。晓云，晓云在现场？她干什么！陈凯看错了吗？不会，陈凯不会看错，陈凯夸过晓云漂亮，在一万人中他余光瞟一眼就能认出来。

认识晓云是在去年的十一，我到外地出差，和客户公司的人晚上在酒吧认识的，她和她一个同事一起。客户公司的那个兄弟是个老手，晚上就和晓云的同事开房了。我实在没有这个胆子，只是和晓云留了电话。

但是就这样发展起来了，认识晓云的时间不超过一年，而且聚少离多，基本上都是双方出差的机会才能见面聚一下。晓云很好，我很喜欢，很少碰到这么懂事的女孩子。我心里有和她一直好下去的想法。

但是晓云到底是什么身份，我是非常不清楚的。连她公司的名字我都叫不全，好像叫什么万事通国际商贸公司，这肯定不准确。我也只知道她做国际贸易的，经常飞来飞去地出差，但是到底负责什么具体的，只听她说过两嘴，也搞不清楚到底是干什么的。

我脑子一片乱麻，坐在沙发上发呆，什么都不敢去想，甚至觉得自己没有勇气给晓云打电话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我的手机响了起来，拿过来一看，手剧烈地颤抖起来，来电显示的姓名是“亲爱的”……晓云的来电。

在响了很长时间，我才接听了这个电话。

晓云甜腻腻的声音从电话那边传来。

“亲爱的，你接得好慢啊。”

“啊……晓云，你在哪里？”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问你在哪里。

“南州啊。昨天就告诉你了啊。讨厌。”

“你没有在燕北吗？”

“讨厌啦，我在南州。”

“是吗。你什么时候来燕北啊。”

“说不好的。想我了啊。”

“啊……是的……你有座机吗？我给你打过去。”

“有啊。怎么了，用手机不是挺好的吗？”

“告诉我座机吧。我给你打过去。”

“你好奇怪啊，你怎么了。”

“没啥啊。”

“你有点反常呢。”

我沉默了。

“喂……喂……你在吗？”